

福爾摩斯探案全集

著爾道南柯

本圖插

二之篇短

錄憶回



行印局書界世



版再月八年二十六國民華中

冊八全 集全案探斯摩爾福

錄 憶 回

角陸 價定本基

爾	道	南	柯		著	著	原
部	輯	編	局	本		者	譯 編
先	開	吳		人	行	發	
號	八	八	一	〇	第	字	業 台 版 內 證 記 登 部 政 內
局	書	界	世		者	版	出
局	書	界	世		者	刷	印
局	書	界	世		所	行	發
號九十九段一路南慶重市北台							

福爾摩斯探案
短篇集之二

回憶錄

目錄

銀色駒	一
黃面人	二
囚舟記	五
不幸的書記	五
密東殘角	六
故家的禮典	八
希臘譯員	九
駝背人	九
醫士的奇遇	二四
海軍祕約	三八
最後問題	六三

銀色駒 原名 Silver Blaze

一天早晨，我們正坐下來進早餐的時候，福爾摩斯忽向我道：「華生，我怕我不能不去一趟了。」我問道：「你要出去麼？那裏去？」「往達脫曠地的鏗勞雷去。」

這句話我並不覺得詫異。原來這時候有一件非常凶的案子，傳遍了英倫的全部。假使我的朋友不參加在這件案中，那卻反而要使我驚怪了。上一天中，我的朋友緊蹙着眉毛，低垂了頭，不住的在室中踱來踱去。他的煙斗，裝滿了吸完，吸完了又裝，不知消磨了幾斗烈性的黑煙。他因着如此凝神，對於我的一切談話和疑問，竟完全像聾子一般。每一種報紙，一出版後，我們的報紙經理人便趕着送來。但我的朋友祇約略瞧了一遍，就丟在壁角。他雖然靜默無語，我卻明明知道他在那裏尋思什麼。這時祇有這一件奇怪的案子，足以吸引他的分析能力；那就是惠山克斯獎杯比賽中的一隻名駒，忽而失蹤，那訓練的人也同時被殺。因此，他忽然聲言，定意要往發案的地點去，那原是在我期望中的。

我因道：「假使我在這事中可以盡什麼力，我很高興和你一塊兒去。」

他道：「我親愛的華生，你若能同去，我是很感激的。我也覺得你此去也不致虛費光陰，因為這件案中確實有幾個特異之點值得注意，我想我們還來得及到拍定頓車站去趁車。在火車中，我可以把這件事情和你說明。你若把你的精緻的望遠鏡帶着同去，我更感激你了。」

一小時以後，我已坐在一節頭等火車的角隅裏。歇洛克福爾摩斯戴着他的旅行帽子，凝神一注的眼光，忙着閱讀他剛才在車站上所購的報紙。這一班火車是往愛克司透去的，等到經過了梨亭車站，福爾摩斯把最後一張報紙塞在座下，取出一支雪茄煙來給我。

他從窗口外瞧了一瞧，又摸出表來看看，說道：「我們進行得很快。此刻火車的速率，每小時行五十三哩半。」我道：「我卻沒有注意那計哩數的標桿。」「我也沒有瞧這個。但這一條路的電線木，每一桿距離

六十碼，這樣一算，再簡單沒有。我想你對於這一件約翰史志萊的被殺，和那銀色駒的失蹤的案子，總已讀悉了罷？」「我已聽過那電聞和紀事報。」

「我想這件案子，應注重於分析事實，比較收集新鮮的證據更覺重要。這一齣慘劇，奇特而周密，這裏面既關係許多人物，所以我們在推解猜想方面，確很繁重。最困難的一點，就是把這件案中的真確事實，從那理想家和報館訪員所擬想的事實中分別出來。我們得到了這確切的基礎以後，然後來查究這一件疑案的重要關鍵。在星期二晚上，我接到兩通電報，一通是這馬的主人羅師大佐的；一通是擔任此案的偵探葛利谷的，他特地請我去和他合作。」

我呼道：「星期二晚上麼？此刻已是星期四的早晨了，你昨天爲什麼不就下去呢？」

「我親愛的華生，那就因我轉錯了一個念頭。我怕這一種錯誤，那些曾經讀了你的紀載而知道我的人，一定想不到的；但實際上也算不得什麼。因據我料想，像這樣全英國著名的馬，勢不能够久久隱藏的。況且在那荒涼無人的遶脫摩地，更不容易把這種活東西藏匿。昨天一天中，我時時刻刻希望得到這馬重新發見的消息，

並希望知道這個偷馬的人，就是謀殺約翰史志萊的兇手。誰知直到今天早晨，除了捉住了一個名叫費次洛辛潑生的少年以外，竟毫無發展。因此，我覺得不能不動手進行了。但從有幾方面看來，昨天一天，也不能算是虛費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已構成了一種理想麼？」

「我想至少我已得到了這案中的重要事實。我現在可以說一遍給你聽。我覺得若把這案子說給另一個人聽了，足以使我對於案情更加明瞭，並且我若不使你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，我也不能希望你和我合作的。」我把身子仰靠着車座的皮墊，嘴裏吐着雪茄煙霧，福爾摩斯把身子向前了些，伸着他的右手的細長的食指在他左手掌中劃了幾劃，分明先整理幾種要點，然後再說出下面的故事。

他道：「那銀色駒是依索拿密種，他的已往的歷史，真不愧是佳種的名駒。這馬已生了五年，有好幾次替他的主人羅師大佐，得到頭獎。直到這一次發生禍變爲止，這馬在惠山克斯獎杯比賽，總佔第一。並且這種比賽的輸贏，人家都是以三博一。他在賽馬場中，實在是一隻常勝的名駒，從來沒有失敗過。所以人家競賽所

下的注金，無論多少，總是傾向這一隻馬的。爲了這個緣故，有許多人對於這銀色駒都有深切的注意，並打算阻止這馬加入下星期二二的比賽。這樣的事實，在鏗鏘地方當然也知道，因爲大佐的馬廐就在那裏，他們對於這馬就特別謹慎防備。那約翰史志萊是一個退休的騎馬師，他從前常替羅師大佐騎馬比賽，後來因着他的體量增重的緣故，方才退出。他在大佐那邊做了五年的騎馬師，退出以後，便做他的訓馬人，也已做了七年。他實是一個熱誠而忠心的僕人。在史志萊手下，有三個小童，助他料理。因爲那馬廐並不大，廐中一共祇有四隻馬。每夜有一個孩子坐在馬廐中看守，別的兩個，卻都睡在廐中的閣樓上。這三個人品行都很好的。史志萊已經成婚，住在距離馬廐約摸二百碼的一宅小別墅中。史志萊並沒孩子，家中有一個女僕，生活情形也很安適。這地方本是很荒涼的，在那北面的半哩路外，纔有幾宅別墅式的小屋，那是一個推米斯托鎮的工人建築的，預備患病的人，或喜歡吸受遠脫曠地空氣的人們居住。推米斯托鎮在馬廐西面的兩哩外，此外從羅師大佐的馬廐，穿過了那荒涼的曠地，約摸也有兩哩路的距離，另有一個較大的開潑爾登的馬廐。這馬廐是貝華德貴族

的，管廐的人名叫雪拉司白朗。除了這幾處以外，四向都是荒野，祇有那些流徙的極泊雪人散處。這就是那裏大概的地勢。到了星期一晚上，這禍變便發作了。那晚上那些馬照常練習和洗刷了以後，馬廐的門，在九點鐘時便即下鎖。廐中的兩個童子，走到史志萊的家中，就在廚房中進餐，還有第三個小童名叫亨得，卻留在馬廐中看守。到了九點過後數分鐘，那史志萊的女僕愛迪裴克斯，送晚餐到馬廐去，給小童亨得。晚餐中有一盆加哩羊肉，卻並沒有什麼酒。因爲馬廐中有水可飲，並且



忽見黑暗中有一個人出來

有一條定例，小童們在服務的時候，除水以外，不許飲別的東西。女僕送餐時提着一盞燈，天色很黑，那條通路又須穿過一部分曠地。愛迪裴克斯走到將近馬廐三十碼時，忽見黑暗中有一個人出來，叫伊停步。當那

人走進了燈的黃色的光圈中時，伊聽見他像是個上流人模樣，穿着一身灰色的絨衣，戴一頂布帽。他的腿上圍着裏膝，手中執一支沈重而有圓端的杖。伊還聽見他的臉容灰白，態度也驚動不寧。據伊猜想，那人的年紀，大約在三十以上。那人問道：『你可能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？我在聽見你的燈光以前，幾乎打算要睡在這曠地上了。』女僕回答道：『這裏就是鏗勞雷。你現在和那馴馬的馬廐距離很近。』那人呼道：『當真麼？真好運氣！我知道有一個看馬的孩子，每夜都睡在廐中的。你現在大概正自送晚膳給他了。我想你假使有機會可以賺得一件新衣的代價，你總不致於客氣罷？』他從他的背心袋中，摸出一張摺疊的白紙。他又繼續道：『那孩子今夜可以得到這個了。你却可以得到一件最美觀的衣服，代價儘可不論。』伊見他這種懇切的態度，不免驚嚇起來。因奔過了他的身旁，一直到那馬廐的窗口。原來伊時常從這窗口裏送膳進去的。那時窗已開着，亨得坐在裏面的一隻小桌旁邊。那女僕正自把經歷的情形告訴那孩子，那個生客忽又走過來了。他從窗口裏瞧到裏面，說道：『晚安，我要和你說一句話。』那女僕曾經宣誓，當時伊聽見他說話的時候，他手中的一小卷紙露

出些角來。那守廐的孩子問道：『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？』那生客道：『我的事情，就是可以使你袋中得到些東西。我知道你們有兩隻馬，加入惠山克斯獎杯比賽，一隻是銀色駒，一隻是栗色駒。你且告訴我，我決不叫你喫虧的。我聞說在五福倫（每福倫一哩八分之一）比賽的時候，這栗色駒竟能讓銀色駒先走一百碼。所以馬廐中的人都把錢注着這馬。這事可實在麼？』那孩子呼道：『原來你是那些可惡的無賴之一！我現在可以叫你知道，我們在這裏怎樣盡職的。』這孩子說完，便立起身來，向門口奔去，把狗放鬆。這時女僕忙逃回屋去，但伊且逃且回頭瞧視，見那人仍舊在窗前。但一分鐘後，亨得帶了狗出來，這個人竟已不見。那孩子雖在屋的四周找尋，卻終不見那人的蹤跡。」

我問道：「且慢，當那孩子帶了狗奔出來時，那馬廐門可是開着沒有鎖麼？」

「好啊，華生，好啊！這一個要點，當然我也覺得的，並且特別重視。昨天我拍了一個電報到達脫曠地去，查究這一個要點。據說那孩子出來時，曾把門鎖上的。並且那窗口不大，也不足容一個人出進。亨得等到別的兩個小童回去以後，便送信給他的主管的人，把經

過的事情告訴他。史志萊一聽這事，雖不知道這裏面有什麼用意，但已非常驚慌。他分明已不能安睡，到了半夜一點鐘時，他的妻子醒來，見他正自穿衣。伊問他什麼緣故，他說他因着懸念那幾隻馬，不能安眠，故而定意到馬廐中去瞧瞧，是否完全安妥。密昔司史志萊叫他不要出去，因那時伊聽得雨點敲在窗上，瑟瑟有聲。但史志萊不聽伊的勸阻，披上一件大的雨衣，匆匆出去。到了清早七點鐘時，密昔司史志萊醒時，見伊的丈夫仍沒有回來。伊急急穿好衣服，叫了伊的女僕，同往馬廐中去。那時馬廐的門已開，那小童亨得蜷伏在裏面的一隻椅子上，已完全失了知覺，廐中的那隻銀色駒已空，那訓馬的史志萊也不知所在。另有兩個小童，本睡在鞍轡室上面的閣樓上的，這時都叫了起來。這兩個人都是酣睡的，故而夜中並沒有聽得什麼聲音。亨得分明是受了什麼強烈的麻醉藥，一時沒法使他蘇醒，仍聽他睡着。那兩個女子便引了別的兩個小童，一同到外面去搜查，他們還有希望，以為史志萊也許帶了馬到外面去練習了。但他們上了一個附近的高坡，向四周一瞧，不見失去的名駒，卻另見一種景象，告訴他們已發生了慘劇哩。大約離馬廐一哩的四分之一，史志萊的外衣在

一堆金雀花叢中受風吹動。於是他們立刻趕去，到了一處凹形的陷坑旁邊，忽見坑底上有一個屍體橫着，就是那不幸的訓馬人了。他的頭顱已經碎裂，分明被什麼笨重的兇器，很重的擊了一下，大腿上也有很長的傷痕，必是被什麼銳利的兇器所傷。但史志萊的手中也執着一把小刀，刀上滿塗着血，可見他當時也竭力自衛，和那個刺客奮鬥過一回。他的左手中緊執着一塊紅黑相間的絲領巾。據那女僕辨認，這領巾就是上晚那個奇怪的生客戴的。亨得在蘇醒以後，也確說這領巾一定是那人的東西。他確信當那生客站在窗口的時候，必在那加哩羊肉中下了什麼毒物，打算把馬廐的看守人迷住。至於那失去的馬，在那史志萊被害的坑底，留過幾個蹄印，可見當他們爭鬪的時候，這馬還在旁邊。但以後這馬便不知去向，雖已懸着重賞，並且曠地上的那些極怕雪人也都竭力幫着找尋，卻終沒有消息。後來因檢驗的結果，查明那孩子亨得所遺留的羊肉中，含着多量的鴉片粉。但在史志萊家中也有同樣的菜，喫的人卻並無影響，可見那毒質是臨時加進去的。這些就是案中的幾種重大的事實，我說得再簡明沒有。現在我再把警察們處置這案的舉動告訴你罷。那個擔任這案子的偵探長葛利

谷，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物。假使他還有些理想的能力，他在他的職務上，一定可以升到更高的地位。當他到了發案的所在，就把那個有嫌疑的人捉住。這人名叫費次格辛潑生，附近的人們都熟悉他的，故而捉住他並不困難，他的出身很好，又受過教育，但在賽馬上喪了他的家財。現在卻在倫敦的游藝社會中著書生活。後來檢查他的賽馬簿子，查得他已準備把五千鎊注金，和這銀色駒賭勝。他被捉以後，聲言他所以到達脫贖地來，原希望到鏗勞雷馬廐中探聽些消息；再打算往雪拉司白朗經管的開潑爾登馬廐中去，探聽那一隻聲名較次的淡水蒲名馬。他對於他在上晚和女僕的談話舉動，並不抵賴，但說並沒有什麼惡意，祇是要探聽些信息罷了。後來他見了那條絲領巾，面色忽然灰白，竟說不出這東西怎樣會落在那被殺人的手中。他身上的衣服很溼，顯見他上夜曾冒雨而出。他的沈重的手杖，本是灌着鉛的，儘可以做一種兇器，若使連擊幾下，就可以致成史志萊的傷痕。從別方面看來，這個辛潑生身上，竟沒有傷痕。但史志萊的刀上滿塗着血液，足見他的刺客至少終要留些兒刀傷。華生，這就是一個困難之點了。假使你能够指示些光明，我一定很感激你的。」

我聽了福爾摩斯所說的這一個特殊而簡明的故事，不覺十分動神，雖然那大部分事實，我先前都已知道，但我起先實不知道這關聯的地方，和重要的價值。

我因提議道：「我以為那史志萊腿上的刀傷，或者就在他們爭奪的時候，被他自己的刀刺傷的。你想可近情麼？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不但近情；卻是可能的。假使如此，那嫌疑人的唯一平反的要點，竟也因此消滅了。」

我道：「但此刻我還不知道警察們有怎樣的理理解？」我的同伴答道：「我怕我們無論有什麼理解，總和他們的相反的。據我所知，那警察們以為這個費次格辛潑生把藥物迷倒了那孩子，又早用了什麼方法，已得到了一個同樣的鑰匙，開了馬廐的門，就把那銀色駒牽出，定意把這馬藏匿起來。那馬的鞍轡也已失去，可見辛潑生當時把鞍轡裝馬身上後，才牽出去的。後來他牽馬出後，馬廐的門開着，等到經過贖地的時候，忽而遇見了史志萊，或是被史志萊追上，於是他們便打起來了。辛潑生把他的沈重的手杖，擊在史志萊的頭上，史志萊雖有小刀抵抗，卻並不會傷着辛潑生。接着，或是這偷馬的人把馬牽到了什麼祕密的所在藏着，或是當他

們掙扎的時候，那馬忽自己跑開，此刻也許仍流落在曠地上面。這就是警察們對於此案的見解。除此以外，別的種種理解，都不及這一個近情。但我覺得我們必須到了那發案地點，仔細偵查以後，才能定奪，眼前卻不能下什麼斷語哩。」

我們到推末斯托小鎮的時候，已近傍晚。這小鎮位置在那廣漠曠地的中心，真像一塊盾牌中心的凸點。車站上有兩個人等候我們。一個人身材高碩，獅毛般的頭髮和鬚髯，藍色的眼睛，發光銳利；還有一個身材比較短小，狀貌機警，裝束整潔，穿着一件禮服，腿上裹着圈皮，兩頰有些鬚毛，戴着一塊獨眼的眼鏡。那短小的，就是著名的賽馬人羅師大佐；高大的是偵探長葛利谷，他的名聲在英國偵探隊中也已喧傳一時了。

大佐說道：「密司脫福爾摩斯，我很喜歡你竟能下來。這一位偵探長已盡了他應盡的職司。但我爲着替可憐的史志萊報仇，和追回我的愛馬起見，必須盡我的力，把各條路都搜尋一下。」

福爾摩斯問道：「可有新鮮的發展麼？」那偵探葛利谷道：「我們沒有多大的進步。外面有一輛空車等着，我想趁斷黑以前，你總要到發案的地點去瞧瞧一

回。我們可以在車上細談。」

一分鐘後，我們都已坐在一輛很適意的馬車中，輪蹄得得，便穿鎮而行。葛利谷便把案子的情形，從頭至尾的說給我們聽。福爾摩斯偶然發一句問句，或發一種驚呼。羅師大佐把背心靠着，交叉着兩臂，他的帽子覆在他的眼睛上面。我卻斂神傾聽這兩個偵探的談話。葛利谷構成了一種理想，竟和福爾摩斯在火車中預言的相同。

他說道：「從各方面看來，這個費次洛辛發生，差不多已在網中。我相信他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兇手。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史志萊手中的刀，怎樣解釋呢？」

「我們料想當他跌下去時，自己刺傷的。」

「我的朋友華生醫士，剛才也有這樣的提議。假使如此，這一點更足以證明辛發生的有罪了。」

「那當然無疑的。他並沒有刀，自己身上也沒有傷痕，對於他的證據再強固沒有。他很注意那銀色駒；這名駒的失蹤。於他有絕大的利益。他有用藥昏迷那孩子的嫌疑；他在落雨的當兒，又明明出外過；他有一根沈重的手杖可當兵器；他的領巾又在死人的手中發見。我想開審的時候，但把這些證據提出在陪審員的面前，已

儘够定他的罪了。」

福爾摩斯搖着他的頭，答道：「一種聰明的頭腦，儘可把這理想完全打破。試想他爲什麼要把那馬從馬廄中牽出來？假使他蓄意要傷害這馬，爲什麼不就在馬廄中動手呢？他身上可搜得一個同樣的鑰匙麼？那鴉片粉是什麼化學師賣給他的呢？除此以外，他在這地方既是一個生客，又有什麼地方可以藏匿這一隻馬呢？他要叫那女僕傳送給守廄孩子的那張紙，他自己有什麼解釋呢？」

「他說那是一張十鎊的紙幣。在他的錢袋中，果然搜出一張。至於你說的別的種種困難，並不像你所想的這樣嚴重。他在這地方不能算是陌生的。他在夏天中曾經兩次在推未斯托鎮上住過。那鴉片粉也許是他從倫敦帶來的。那鑰匙既已利用過了，自然已經丟掉。那馬此刻也許藏在曠地上的穴坑或廢鐵之中。」「他怎樣解說他的領巾呢？」「他承認這是他的東西，但聲言這是他失掉的。可是另有一種新的根據，足見他曾把馬從馬廄中牽出來。」

福爾摩斯忽側着他的耳朵。

「我們查出許多腳跡，知道在星期一晚上，有一羣

極泊雪人，曾在離發案地點一哩的地方搭帳宿夜。到了星期二，這些人都已去了。現在我們若使假定，這辛潑生和那些極泊雪人是互相通同的，那麼，他豈不能把馬牽到這羣人那裏，並且這馬此刻不是仍在他們的手中麼？」

「這當然很近情的。」

「曠地上現在已佈滿了人，準備監視這一羣極泊雪人。我已在那推未斯托鎮，和十哩內的各處馬廄中，仔細勘驗過了。」

「我聞得另有一個訓馬的馬廄，距離很近。可不是麼？」

「正是，這一點我們當然不肯忽略的。他們那邊有一隻名叫淡水蒲的名馬，在比賽時略遜於銀色駒，所以銀色駒的失蹤；他們很有利益的。那訓練人雪拉司白朗，據開準備在比賽時下重大的注金，並且他和史志萊的感情很壞。但我們已把那個馬廄勘驗過了，竟查不出他和此案有關係的疑點。」

「那麼，這個辛潑生對於那開潑爾登的利益，可也有關係處麼？」「完全沒有。」

福爾摩斯把背心靠着車座，談話便終止了。數分鐘

後，我們的車夫把車子停在一宅小小的紅磚別墅的門前。那屋子的屋簷向外突出，和官路相接。距離略遠，穿過一方場地，另有一宅長形灰色瓦的外屋。此外無論那一個方向，都是那曠地上低形的曲徑，和那古銅色的垂枯的鳳尾草。這種景色，直和天末相接，中間唯一一點綴的，祇有推未斯托鎮的屋尖，和西面另有一簇屋子，那就是開潑爾登馬廐了。那時候我們都跳下車去，祇有福爾摩斯仍仰靠著車座，眼睛凝注在天空，分明正還思出神。後來，我特地去拉他的手臂，他才直跳起來，便匆匆下車。

他見羅師大佐正瞧着他詫異，因便向他道：「請原諒我。我正自在那裏做幻夢呢。」這時他眼光中露出一種異光，狀態上又顯着一種忍制的驚動神氣。我素來知道他的行徑的，一見這狀，便知他定已得到一種線索，不過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得到的罷了。

葛利谷道：「密司脫福爾摩斯，你也許要立即往發案地點去罷？」「我想我先要在這裏略略耽擱，還要問一兩句話。我想那史志萊已擡回到這裏來了罷？」「正是，他此刻還擱在樓上，明天才能驗屍哩。」

福爾摩斯問道：「羅師大佐，他可是已給你服務多

年了麼？」「正是，我常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僕人。」「我想你在這死人的袋中，總搜得什麼東西罷？」「正是，這些東西都在懸坐室中，你儘可以去瞧瞧。」「很好。」

我們都進了那前面的一室，圍着一隻中央的桌子坐下。偵探長葛利谷打開了一隻方形的錫箱，取出了許多東西，放在我們面前。內中有一匣子蠟火柴，兩吋的一支牛脂燭，一隻荊棘根煙斗，一隻海豹皮的煙袋，袋中還有半兩長條的卡文迪煙，一隻銀表，連着一根金鍊，五個金幣，一隻鉛質鉛筆匣，幾張紙，和一把象牙柄的刀，那剛硬的刀片上，刻着倫敦惠施公司的字樣。

福爾摩斯把這小刀取起來仔細察驗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是一把奇異的刀。刀片上還有血迹，諒必就是那死人手握着的。一把。華生，這種刀我想你總熟悉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刀我們醫學界上，叫做眼翳刀。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我也覺得如此。這刀刀鋒狹長，本用來做精細工作的。但當他晚上出來的時候，竟帶着這樣的東西，並且不藏在他的袋中。那是很奇怪的。」偵探長道：「那刀尖上本有一個櫻木的圓鞘，我在死者的身旁檢得的。據他的妻子說，這刀已放在妝檯上

好久，他臨出時就取在手中。這東西原算不得防身的武器，但當時他既沒有別的合用的東西，也許就帶了這刀出來。」「這也近情的。但這些紙是什麼紙呢？」

「內中有三張紙，是賣草人的收據。有一封是羅斯大佐給他的信。還有一張是女服鋪的帳單，數目共三十七鎊十五先令，是倫敦龐特街利蘇辣女服鋪所發，向一個密司脫陶字休索取的。密昔司史志萊告訴我們，陶字休是伊丈夫的一個朋友，他的信件往往從這裏轉交的。」

福爾摩斯應在那張帳上，說道：「這個陶字休夫人很闊綽呢。二十二個金幣，購一件衣裳，價值可算得不小。但這裏似乎也沒有再注意的必要，我們就往發案的地點去罷。」

我們正走出憩坐室時，有一個婦人在室外通路中等着，忽走前一步，伸手握着偵探長的衣袖。伊的臉色憔悴而瘦損，並帶着一種驚恐而惶急的神氣。

那婦人喘息道：「你可已得到他們麼？你可已找到他們麼？」

「密昔司史志萊，還沒有。但這一位密司脫福爾摩斯，剛從倫敦來幫助我們。我們必盡力幹去。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密昔司史志萊，我想不多時以前，我在泊來馬司一個花園宴會中遇見過你的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不是，先生，你弄錯了。」「唉，我卻敢宣誓的。你那時穿一件斑鳩色的絲襪，還有鷓鴣的羽鏤邊。」伊答道：「先生，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衣服。」「如此，我果真誤會了。」福爾摩斯說着，又道了一聲歉，就跟了偵探長走到外面。我們穿過曠地，沒有好遠，便到了那發見屍體的坑穴。在這坑邊，有一個金雀花叢，那死人的大衣，就鉤住在這上面的。

福爾摩斯道：「我知道那晚上沒有風。」偵探長道：「當真沒有風。但雨卻很大。」「這樣，那外衣決不會被風吹到樹叢上去，一定是放上去的。」「不錯，那外衣當真放在樹叢上的。」「這卻足以注意了。我瞧這地上踐踏得很多，可見從星期一晚上以來有好多人到過這裏。」偵探長道：「我們在屍體旁邊已鋪了一張席。我們都是站在那席上的。」「很好。」偵探長道：「這一隻袋中有一隻史志萊的靴子，一隻辛潑生的靴子，還有一個銀色駒的舊蹄鐵。」「好一個偵探長！你真精細極了！」

福爾摩斯說了這句，就把那袋接過，走到那坑穴中

去。到了那邊，把席移得更近中些。他隨即儻着身子，又把手撫着下頷，仔細察驗泥土的印迹，忽然呼道：「哈！這是什麼？」

那裏有一根蠟火柴，已燒去了一半，陷在泥中，起初瞧來，像是一小段木梗。

那偵探長露着一種不安的神氣，說道：「我不知。我怎麼竟粗心，沒有瞧見這個。」「這東西陷在泥中，本是瞧不見的。我卻本來要找尋這個。」「什麼？你早就想到有這個東西的麼？」

「我本想是如此的。」他說着從袋中取出那兩隻靴子，把那坑底上留着的脚印，仔細比對。接着他爬上了坑邊，又俯身向草叢中瞧察。

葛利谷道：「我怕這裏不會有足印了。我在這坑的四周的一百碼內，已仔細察驗過。」

福爾摩斯立直了身子，答道：「當真麼？你既然這樣說了，我自然不必再有這不客氣的舉動了，但我願在天黑以前，往曠地上去走走，以便明天我可以熟悉這裏的地方。我想把這馬蹄鐵暫時留在我的袋中。」

羅師大佐見了我同伴的安靜而有系統的工作，顯着些不耐的樣子，因摸出表來瞧了一眼。

他道：「偵探長，我願你同我一塊兒回去。我有幾個要點，要請你見教。更重要的一點，就是我的馬的名字，本已加入了下一次的比賽，現在是否應當取消。」福爾摩斯忽作堅決聲道：「那不必的。我意仍讓你的馬名留在那比賽單中便了。」

大佐鞠了一個躬，答道：「先生，你的高見，我很樂意接受。你在這裏散步完後，可到可憐的史志萊屋子裏來找我們，我們再一同乘車回推未斯托鎮去。」

大佐和偵探長回身別去，福爾摩斯和我二人卻緩緩向曠地進行。那時一輪斜陽，已在那開潑爾登後面沈落下去。那前面廣漠無垠的平原，顯着金赤的顏色。那種垂枯的鳳尾草和荊棘上面，受着了落日的餘光，也幻成深棕色。但這種光榮的風景，我的朋友竟似完全沒有瞧見。他祇是一個人深深的思索。

末後，他說道：「華生，現在我們姑且把誰人殺死史志萊的問題暫時擱置，先研究那失馬的問題。我們如果假定這馬在他們爭鬪的當兒或以後，乘隙逃去的，那麼，此刻已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馬是有合羣性的，假使依着這馬的本性，若不是回到他自己的鏗劈雷馬廄裏去，那也許已往開潑爾登馬廄裏去了。你想這馬豈會在

曠地上亂跑呢？假使如此，此刻必早已被人瞧見了。若說這馬是被那些極怕雪人藏匿的，也覺得不合事理。因為這些人最不願和警察們接近，每逢地方上有了什麼亂子，他們總設法避免，不願預聞。況且這樣有名的馬，他們也決不能出賣。他們若使得到了這馬，不但無益，卻冒了很大的危險。這一節實在是非常顯明的。」

「那麼，這馬此刻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我已說過，他必已往鏗劈雷或開潑爾登馬廐裏去了。現在他既然不會回鏗劈雷，大概已往開潑爾登去了。我們姑且依着這個理想進行，試瞧有什麼結果。那探偵長說過，曠地的這一部分，地土非常堅硬，但在開潑爾登的方向，地形低斜，卻比較柔軟了。你瞧，那邊有一個長的陷坑。在星期一晚上，那邊一定很溼。假使我們的料想不錯，那馬必曾從那裏經過，我們可從這一點上，定我們找尋他蹤跡的方向。」

我們一邊談話，一邊進行得很急。數分鐘後，已到了福爾摩斯所指的穴口。他請我從穴口的右邊兜過去，自己卻走左邊。但我還沒有走到五十步路，忽聽得他叫我，又見他向我招手。原來他面前的軟泥上面，有一個清晰的馬蹄印子，他把袋中的蹄鐵取出來一比，恰正相

合。

福爾摩斯道：「這一點可見得理想的價值了；葛利谷所缺少的，也就是這點。我們起先料想如此，就依照了我們的假定活動，現在卻果真證實了。我們再向前進行。」

我們走過了這個穴口，又經過了一塊乾硬的地，約有一哩四分之一的寬。於是那地形又向下斜，我們便重新發見那蹄形，再向前進，約有半哩光景，印跡又不見了。可是到了相近開潑爾登馬廐的地點，那先前的蹄跡重新顯現。這一次也是福爾摩斯首先發見的。他站住了，指着那印，臉上現一種得意的神氣。我見那馬蹄的旁邊，另有一個人的足跡。

我呼道：「那馬起先是單獨的。」「正是，他起先是單獨的。哈，這是什麼？」

那兩種足印忽而轉了方向，向着鏗劈雷馬房。福爾摩斯合着嘴唇噓氣作聲，我們便一塊兒跟着那印跡前進，他的眼光瞧在印上，我卻偶然向旁邊一瞧，忽見這兩種印又回轉來，向着反面的方向。

福爾摩斯聽了我的指示，應道：「華生，你的眼光也不錯。你使我們少走了不少路。現在我們再回轉去

罷。」

我們跟着足印前進，沒有多遠，那足印便終止在一條石徑面前，那石徑就是通開漢登馬廐的。當我們走近的時候，有一個馬夫從廐屋中奔出。

那人厲聲道：「我們這裏不許有閒瞧的人的。」

福爾摩斯把他的食指和拇指，插在背心袋中，答道：「我祇要問一句話。假使我在明天早晨五點鐘時，來見你的主人密司脫雪拉司白朗，可不嫌太早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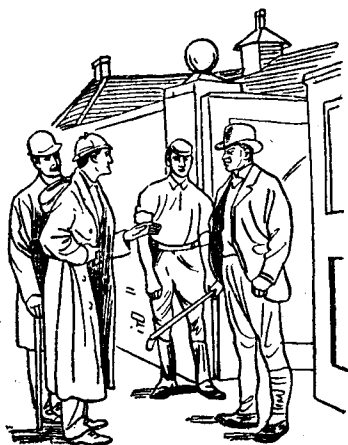
那馬夫道：「先生，祝你佳運！他是早起慣的，但最容易動怒。你不能輕易見他。先生，他在這裏，可讓他自己回答你的問句。不，先生，不，我爲着我的地位關係，不能使他見我接你的錢。如果你要給我，請少緩些兒。」

福爾摩斯正把他袋中取出來的半克朗，重新放進袋中去時，有一個面目兇獍的老人，從大門裏出來，手中執着一根獵杖，正自轉着。

他呼道：「達森，幹什麼事？不許空談！快去做你的事！你們呢！——你們到這裏來做什麼？」

福爾摩斯用着極和婉的語聲答道：「我的好先生，我祇要和你談十分鐘話。」

「我沒有功夫和每一個閒漢談話。我們這裏容不得陌生人。快去！否則，你要覺得有一隻狗要到你們的腳踝上來了。」



道：「胡說！這定是謊話。」「很好！我們現在還是在這衆目昭彰的所在辯論呢，還是到你客堂中去談呢？」

「唉，你既如此，不妨進來。」

福爾摩斯笑了一笑。他向我道：「華生，我決不使你多等待的。密司脫白朗，現在我可以聽你的吩咐了。」

他進去以後，足足有二十分鐘。當福爾摩斯和白朗

福爾摩斯把身子略略仰前些兒，附著那年的訓練人的耳朵，說了幾句。他突的一震，臉色頓時漲紅。他呼

重新出來的時候，天空的紅色，都已變成灰褐，我從來沒有見過在短促的時間，一個人的態度，竟會完全變異：像這雪拉司白朗的樣子。他的面容已變成死灰色，額角上滿綴着汗珠，他的手也顫動不止，那手中的一根獵杖，也就像風中的樹枝。他先前那種勇健傲慢的態度，完全消滅了。他緊附着我的朋友的身旁，真像一隻狗跟隨着他的主人。

他道：「你的吩咐可以辦到的。這一定可以辦的。」福爾摩斯瞧着他，說道：「不可有錯誤的。」白朗瞧見了福爾摩斯的眼光，便顯一種畏懼的樣子。答道，「不，當然不會錯誤的。這東西必能準時到那裏的。現在我可要就使他改變麼？」

福爾摩斯想了一想，忽而縱聲大笑道：「不，不必，這一點我可以再寫信通知你。現在不要再弄什麼花巧，否則——」「唉，你儘可信託我！儘可信託我！」「直到那個日期，你應得照顧這個東西，像照顧你自己的一般。」「你儘可以放心。」「好，我信託你了。你明天可以聽得我的消息。」他說完回身便走，對於那白朗伸着的那隻顫動的手，竟並不理會。接着，我們便急急回鐸勞雷去。

我們回去的時候，福爾摩斯告訴我道：「一個外貌像白朗那麼魁梧的人，內心卻又如此怯弱，那委實是我難得瞧見的。」

「那麼，那馬可是在他那裏麼？」

「他起先還想抵賴，但聽我把他在那天早晨的舉動，逐步說明以後，他便以為我早在暗中監視着他。你總已瞧見那蹄印旁邊的人的足印，是一種方頭的靴子，那印和他足上所穿的靴恰正相合。況且像這樣的事，他手下的小馬夫們決不敢做。我因指明他本有早起的習慣，那天他第一個到外面來，忽瞧見曠地上有一隻馬在那裏亂走，他就走過去瞧。這時出他的意外，竟見那馬的頭部純白，就是那著名的銀色駒。他本在自己的淡水浦馬上，下着注金，祇有這一隻銀色駒，才有勝過淡水浦的可能。不料這唯一的敵馬，竟會落到他的手中。當時他的第一種意念，還想把馬牽回鐸勞雷去。接着，忽又轉念，他不如把這馬暫時藏匿，等到那賽馬期過了再說。於是他就將馬牽回來，放在他的開潑爾登厩中。我把這情形一一說明以後，他便不敢再賴，祇希望能保全他自己的地位了。」

「但他的馬厩曾經搜過的呀？」「他是一個養馬的